

作夫可達斯謝.N  
譯 陽 漁

# 動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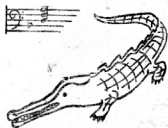
少年出版社出版



動物園

謝·斯達可夫作

漁 講 譯





『動物園』——三幕劇——

人物

斯特拉烏司博士。

亦希特娜太太——動物園主人。

亞歷山大·披拉格亞——動物園看守

齊格菲爾特·貢——共產黨黨員。

米克——齊格菲爾特·貢的兒子。

帕斯特納依·沙哈爾——警察。

特羅非爾先生——另一區的警察。

N·謝斯達可夫作  
漁陽譯



依洛尼姆·克羅克斯——法西斯蒂部長。

莫克洛拜特教授。

恩白麗絲朵馬——克羅克斯的女兒。

阿克沙洛特爾——克羅克斯的兒子。

司蜜斯·撥列姆亦爾——家庭女教師。

婢女。

化裝動物的失業工人——猴子，鱧魚等各種動物。

## 第一幕

響了第三次鈴聲，場中的燈光熄滅了。觀眾們咳嗽着，各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得更舒服些，等候着幕的昇起。突然在場子深處的一個地方，射出一道燈光，在這道眩目的光線中出現了斯特拉烏司博士的身子。斯特拉烏司站在舞台的前部，在他的手裏拿着一隻並不十分大的，樣子很素樸的匣子。

斯特拉烏司：（以下簡稱斯）蘇聯的兒童同志們！我名叫斯特拉烏司博士。——特

——拉烏司博士，我的父親是一個鑄鐵的工人，他爲了給我受教育的緣故，結果做苦工給磨折死了。蘇聯兒童同志們，你們聽得着我說話嗎？

羣衆：聽得着的。

斯：那末你們看見我嗎，蘇聯兒童同志們？

羣衆：看得見的。

斯：這個能夠使我們相隔得很遠也能看到聽到的傳播機，是我的一位認識的工程師發明的，我自己發明的是另外一件，喏，我發明的就是這個藥粉，這藥粉你們看得着嗎，蘇聯兒童同志們？

羣衆：看得着的。

斯：可是你們還不知道，這藥粉有多大的用處，我這裏拿來一個放着泥土的花盆，我同時拿來了一點藥粉，我把這藥粉拌在泥裏。現在我再種下這一顆很小的麥子。請你們注意着看啊，看見了沒有？麥子不是已經長出來了嗎？

從盆裏慢慢的升起一棧高大的，跟手一樣粗的，綠色的稈子，正像麥一樣，它展開巨大的細長的葉子來，愈長愈高的昇向天花板。

斯：僅僅是一顆極微小的麥子！可是它能長出整整四公斤的超等麥粉！你們可喜歡這個戲法嗎？

羣衆：喜歡的，非常喜歡！

斯：可是這個還不算，我現在再把大家所知道的小齧齒類——老鼠，把牠從牠的住所裏拿出來，讓牠來嚐一點我的藥粉看好，夠了。現在我們可以把牠放回去，讓牠把這東西消化掉，同時我們來看看這錶。正是一點四十分。過半分鐘這藥便開始作用了。好！你們可以相信吧！這是很可愛的老鼠，對不對？不過我就怕牠慢慢兒會把我的手咬成兩片。

蘇聯兒童同志們！當然我並不打算把我的藥粉去喂養這些野鼠或是家鼠——這個不但沒有益處，而且是有害處的。我打算把我的藥粉去喂養另外一種動物——像羊啊、牛啊、豬啊、兔子啊，同時還有家禽——雞啊。這可以供給我們人類大量的肉、乳、奶油跟蛋。我說的對不對呀？

羣衆：對的。

斯：可是遺憾得很，蘇聯兒童同志們，我所住的那個國家裏有着法西斯蒂政府，假如我把我所發明的這個東西去送給法西斯蒂，那會好嗎？你們以為怎麼樣？

羣衆：不好！

斯：我也以爲——不好。這樣會使他們愈加鞏固起來，而且這樣等於幫助他們去鎮壓工人階級。可是怎麼辦呢？也許最好的辦法——還是把它送到你們那兒，蘇聯吧！因爲只有在蘇聯才能利用我的藥粉，爲全世界工人的福利。是不是？

羣衆：是的，對的！

斯：我的朋友——齊格菲爾特·貢他現在正關在法西斯蒂的監牢裏，他也堅持這樣的意見，這就是說已經決定了。我竭力設法把這個匣子和我的說明書送到蘇聯去。而且要趕快，因爲法西斯蒂他們已經有些嗅到了，可能隨時來逮捕我的。

燈光突然熄滅。一片黑暗。幕啓。在舞台上動物園主人亦希特娜太太。枯憊的野草。許多疲倦的寶藝者。樂隊喧鬧着。雖是熱鬧可是並不愉快。靠左邊的前部，是動物園的一角，一排放着動物的籠子，裏面有熊啊、獅子啊、駱駝啊以及其它種種的野獸。在一個並不怎樣大的池子裏，鱷魚在不安地響着。動物園主人亦希特娜太太沿了籠子走着，神經質地用司的克在敲擊着裙子。動物園看守人亞歷山大·披拉格亞在洗一頭動物。

亦希特妮太太（以下簡稱亦）我再去說一遍，不，不，這千萬不成！

動物們不滿地大叫。

亦：不准吵！你們忘記命令了嗎？不准有任何抗議。

動物們繼續大叫。

亦：亞歷山大·披拉格亞！

亞歷山大·披拉格亞（以下簡稱亞）什麼，太太？

亦：快去講給他們聽，不准有任何抗議！

亞：他們，太太，並沒有抗議呀！他們單是在叫叫罷了！

亦：嘿，叫叫！現在讓我來瞧瞧看。（翻開書本）這裏都有印着，什麼可以跟什麼不可以，

哼……（讀）『日常生活的規則：工人應當整天工作從六點到六點。做賣買的

應該做賣買。小偷應該去偷東西。瘋子應該發瘋，共產黨應該坐監牢。發財的人應該發財。窮苦的人應該唉聲嘆窮。那時才有真正的和平跟舒服。大家都要快活得唱起

法西斯蒂的歌來。哼……你瞧，這裏說的是『唱歌』而並不是『號叫』。

亞：（口吃）可是……這些都是……對人所說……的呀，亦……希……希特嬭太太，

這並不是對……野獸……說的呀。

亦：唔……好吧，可是無論如何，根據這道命令他們現在應該工作，從早上六點到明天

早上六點快去講給他們聽！

動物們威脅地大叫。

亦：什麼？

動物們更加用力大叫。

亦：亞歷山大·披拉格亞！

太……太，他們要……罷……罷……罷……

什麼怕……怕……怕……他們怕太陽下山嗎？

亞：不……不是怕太陽下山。他們要罷……罷……罷……

亦： 什麼『爬』是不是要爬山。

亞： 不——是的，不是爬……山，他們要

罷工。

亦： 啊，罷工！那很好！這樣說來我明天就

要把動物園關門，把所有的動物都

攆到街上去。

亞： 怎麼攆到街上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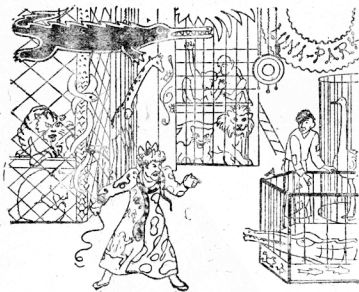
亦： 這非常簡單！

亞： 這老虎也攆到街上去嗎？

亦： 是的，這老虎也攆走！

亞： 連獅子也攆到街上去嗎？

亦： 完全攆出去，一隻都不賸！





亞：可是，太太，警察要說話的吧？

亦：警察他們要說謝謝。

亞：『謝謝』什麼呢？

亦：爲了我賄賂給他們的錢。

亞：也許可以便宜點來滿足動物們的要求吧？

亦：唔……好！真的好！我同意你，你可以去給他們放一些兒乾淨的草。

亞：謝謝，太太。

（唱）

啊，我真啊，我慈祥！

我和愛，我有好心腸！

就是爲了這樣好心腸，

我就永遠多了出賬。

今天又是一筆大出賬！

又得爬進那儲金箱。  
給動物們一年兩趟，  
更換清潔的草床。

當然這是羞恥侮辱。

本應該斤斤較量。

奈何我對動物，

正像對待兒女一樣？

亞：亦希特娜太太！

亦：唔？

亞：你……想想看！三十九點……

亦：什麼三十九天？

亞：不……不是天。我……說是三十九點……

亦：件三十九件？

亞：不……不……是件，我……說是三十九點……

亦：嘖！三十九個墊，●是不是三十九個草墊？

亞：不……不……是，墊不……是草墊，是……三十九點……九的熱度，三十九點九！

亦：誰？

亞：鱷……魚，太太，應……該把他立……刻送到醫院裏去。

亦：什麼？送到醫院裏去？讓我來告訴他什麼是醫院。把他立刻推出去，給我滾！……害病的我根本不需要！可以把他趕到東南西北去！我可以找到幾十個健康的來替代他的位子！

亞：可……是，太太……

亦：沒有任何抗議！……滾，滾……當然給我滾！（很快的跑開。）

亞：（對鱷魚）朋友，你聽到沒有？老弟，這不是我的不好，請你不要怪我！

鱈魚開始神經質地扭動，撐開他的獸皮，從皮裏爬出一個中年人來，顯然生病的樣子。

化裝鱈魚的人： 唉！讓……讓我去死了吧！……反正是一樣……還是去死，總比在亦希

特娜這裏做鱈魚要好。她是多麼兇狠啊！……（慢慢地，移動着腿，下。）

亞： （憂鬱地目送着他，隨後坐下，悲嘆着，開始唱一隻陰鬱的歌曲。）

唉！多麼苦，悲傷的，

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

動物們的合唱： （內中有些是按着字眼唱，有的却單是在叫叫。）

暗無天日的非人生活！

亞： 工作昏沉，像工役犯一樣，

在那鏈鎖的響聲中！

動物們的合唱： 在那鏈鎖的響聲中！

亞： 某處有着另一個國家，——

充滿了自由的風和歡樂。

動物們的合唱： 充滿了自由的風和歡樂。

亞： 那邊有着無邊遼闊的原野。

那裏都是這樣窮人在執政！

動物們的合唱： 那裏都是這樣窮人在執政！

亞： 你們救救我們吧，朋友同志，

從那可恨的非人生活中！

動物們的合唱： 從那可恨的非人生活中！

當歌唱的時候斯特拉斯烏博士手裏拿了我們大家所已經知道的匣子和米克走上舞台。他們先聽了  
一回。後來米克不能再忍耐了。

米克： (以下簡稱米) 蘇拉·波萊叔叔，蘇拉·波萊叔叔，夠了，請別唱了吧！

亞： (已經不再口吃) 喔原來是你，米克，你好啊，親愛的！

米：好，我來給你們介紹，蘇拉·波萊叔叔。這位是斯特拉烏司博士。

亞：什麼？斯脫拉林的驢子？對不住，驢子這兒有着。我們現在要的驢魚。

米：不是！並不是驢子，是博士。是斯特拉烏司博士。就是那位發明藥粉的博士。就是我以前對你說過的。

亞：喔！請你原諒，原來是斯特拉烏司博士！我非常高興！讓我來給你跟我們孩子介紹一

下……

斯：你稱他們是「孩子」

亞：對啦，這位就是老虎——阿力皮而脫·波維特洛。

老虎：（從鐵柵裏伸出巨大的爪子，低低的叫。）你好！博士！

斯：怎麼？怎麼一回事呀！……他會說人話！

亞：你知道不，我們的女主人亦希特娜太太，她認為養真的動物反不合算，她寧可僱用失業的工人來穿上這些野獸的皮。

斯： 唉！——這樣說來，那末，你們都好啊，我的朋友！（從這個籠子走到那個籠子，有禮貌

地握動物們的爪子。）你好啊！你好啊！

動物們： 你好！

亞： 不，不，那邊可不行，那是一隻真的熊！

斯： （從籠子那邊跳回。）對不住，請原諒！

米： 蘇拉·波萊叔叔，博士發明的藥粉同他的說明書一定要把它立刻送到蘇聯去。因為要是落在法西斯蒂的手裏——那就糟了！你一定能把這樁事情——送去辦妥的。所以我們秘密的跑到你這兒來。

亞： 我還不明白，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末你的爸爸——我們親愛的同志齊格菲爾特·貢他對於這個計劃怎麼呢？

斯： 齊格菲爾特·貢同志在監獄裏叫我帶來了這張字條。他勸我們把藥粉立刻送到蘇聯去，並且正就是經過你的手。

亞：哦，那事情就不同了！

斯：所以請你收下。

亞：既然真同志說過了，那末……

米：博士，可以看一看嗎，就只要看一看？

斯：（打開匣子。）那當然可以！

米：好極了！看樣子倒像牙粉！

亞：奇蹟！這才叫做——學問。

米：那末在這本冊子裏是寫着怎樣製造這藥粉嗎？

斯：是的！不過再重要的地方都是用密碼的，是用特殊的記號寫的。不懂得這些記號，或

者說，沒有鑰匙，那就看不懂的。

米：那末鑰匙在那兒呢？

斯：鑰匙就保存在我自己的記憶裏。這些說明最好還是以後另外送去。



來： 囉……蘇拉·波萊叔叔，趕快藏起來。警察來了！

亞歷山大·披拉格亞把盒子藏在袋里。警察帕斯特納依·沙哈爾上。

帕斯特納依·沙哈爾：（以下簡稱帕）祝您們安好，親愛的朋友弟兄們！

動物們（低聲的私語著悉索着。）

亞：（又開始口吃。）請……求你……的恩典，帕……斯特納依·沙哈爾先生，請……

求你……的恩典！說：天……氣是……這……樣的好！

帕： 真好極了！

亞： 你……好久沒有到……我們這裏來……賞光了，帕……斯特納依·沙哈爾先生

帕： 有事情，我最高貴的朋友，有事情……

亞： 哦，明白。是……國家重要大事。應……該這……麼添一句。

帕： 這個可以說，因為這是很大的秘密！

亞： 秘密？

帕：雖然聖經上說，沒有不成爲公開的秘密。請你把那小盒子給我，我最尊敬的朋友！

亞：什……麼小盒子？

帕：就是在口袋裏的那一個。

亞：在……口袋裏？……我口袋裏什……麼也沒有呀！

帕：不是在這兒，不是在這兒，我最高貴的朋友！是在這兒！巧極了！連這本小冊子也在這

兒！

亞：帕……斯脫納……依·沙……哈爾先生……

某一隻動物。（叫了起來。）什麼都完了！

帕：我永不遺忘的朋友，我帕斯特納依·沙哈爾，靠了上帝的恩典，已經活到五十四歲

了，我想你是很知道我的吧！

站在他們後面的博士，很快的把自己的手伸進口袋去——拿出手錶。

帕：不，不用，博士。我沒有請你從口袋裏拿出什麼來。因爲你這玩意兒對你也並不會有

什麼幫助的。(吹哨。)

從相對的兩面，走出兩個全副武裝的，所謂「武裝到牙齒的。」他又吹哨一次，他們停下。

帕：看見了沒有！要是需要的話，我在那邊還有藏着三個警察。哼！

亞：(拿出盒子和冊子。)把我們的眼淚爲你流了吧，帕斯特納依·沙哈爾。

帕：這我也是奉了差遣我來的人的意志辦事的呀。

亞：希望你有一天會吃到一顆橫飛來的子彈。

帕：固然你是這樣幸災樂禍的人，我最敬愛的朋友，可是我並不是這種人。我在這個時

候我的心裏却在爲你祈禱！『原諒他吧，上帝——我祈禱着。——因爲他所做的，他

並不知道。』並且我並不立刻逮捕你。沒有命令，我是不隨便逮捕人的。即使你是犯

了什麼罪，也不要悲嘆。至於你，博士，我請你跟我走來。這玩意兒應該從你口袋裏拿

出來交給他。(指警察。)告訴你這——並不是時候！哦，現在都辦妥了！與上帝同在，

走吧。

斯：別了，同志們！

動物們叫着不清楚的「別了！」

斯：我本想幫助你們。可是，唉，沒有成功。不要懷恨的去記着它吧！

動物們號叫。

帕：爲什麼要懷恨的應該親愛的去紀念人。要親愛的而不是懷恨的！走吧！

動物們號叫。

他們下。帕斯特納依·沙哈爾拿着放藥粉的匣子和冊子，走在前面。在他的後面，在兩個警察的押解之

下。斯特拉烏司垂頭喪氣地走着。

米：蘇拉·波萊叔叔，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亞：你的博士被他們抓去了！完了！從他們手裏是掙扎不出來的。

米：你是知道的——除了博士，還有藥粉呀！現在法西斯蒂用了那藥粉要那麼強大起

來了——真糟糕……

亞：藥粉這一點我倒並沒有什麼意見。可是人却可惜啊！

米：那是非常重要的藥粉呀！

亞：你父親在監牢裏。我親愛的同志齊格菲爾特·貢。他已經想出什麼法子了吧。

米：不要說吧，蘇拉·波萊叔叔！我一想到父親簡直就要哭了。

亞：（又唱起他自己的歌。）

唉！可恨的法西斯蒂監獄，

你使我，不幸的人，快要瘋了……

動物們：對啊，你一定快要使我們發瘋了……

亞：好久沒有嘗到自由的意志——

我被判處死在鐵窗裏！……

動物們：我們被判處死在這鐵窗裏！……

米：不要唱了，蘇拉·波萊叔叔，你跟狼一樣的哀叫。本來就悶死人了，你還哀叫！……你

這是什麼歌呀？我的爸爸——他的歌都是快樂的！

亞：你的爸爸——他自己就是個快樂的人，我親愛的小朋友！

米：我還記得，當他被抓去的時候，他還唱歌呢。這才稱得上是歌呀！

亞：那末，那是怎樣一只歌呢？

米：等一回兒！蘇拉·波萊叔叔，爲什麼現在你又不口吃了？你跟警察他們說話的時候，

你就口吃，可是你和我說話的時候——却不口吃？

亞：親愛的小朋友，這我已經成了習慣，是爲了胆小的緣故。從小就是這樣。和主人或是

警察說話——那我就口吃，是的，這不過是爲了胆小的緣故，簡直一點兒沒有辦

法！

米：爲了胆小人們那來的胆小？我就一點兒沒有什麼胆小。這就是因爲我快要做一個

少年先鋒團團員了，蘇拉·波萊叔叔，我快要做了。

亞：一定是這個緣故。那末你所說的你爸爸唱的那一隻歌是怎樣的呢？

米：好，你聽好。（唱）

我在監獄的鐵窗，

門口站着哨兵，

可是我依舊是

愉快活潑靈敏。

齊格菲爾特·賈納聲音（在後台）

我把牆壁推倒，

把鐵窗打開，

我離開那監牢，

飛向自由的懷抱！

米：爸爸！

亞：齊格菲爾特·賈納同志！

動物們：賈納！

齊格菲爾特·貢（以下簡稱齊）（上）向各位忠實的同伴們敬禮！米克，你好！

動物們：敬禮！

米：親愛的，爸爸！

亞：是從監牢裏出來的嗎？

齊：是從監牢裏來的，老朋友，是從監牢裏來的！

亞：是逃出來的嗎？

齊：是逃出來的。

亞：好極了！

動物們：好極了！

齊：米克，你把這張字條，去送給蜜別里同志，立刻就去，跑得去！

米：好的，爸爸！（拿了字條下）

齊：可是我，老朋友，必須藏起來。我怕會有人在追我。



亞：藏起來嗎？等等。（想）可以藏的。（指着孤伶伶的放着的鱷魚皮）爬到這裏面去。

齊：什麼鑽到鱷魚裏去，行嗎？

亞：不要怕，並不是鑽在裏面一輩子呀。

齊：這我並不是怕。從法西斯蒂的監牢裏我都逃得出來，何況這張鱷魚皮呢？（鑽進鱷魚皮，慢慢從池子裏伸出頭來，叫道）好啊，同志們！我是新鱷魚。

動物們都表示着讚同的樣子。

亞：噤……別響……

特羅非爾先生：（以下簡稱特）（在後台）進口，出口都已把守好。他再也沒有地方好藏了！

亞：來了！……聲音是生疏的……也許是從別一區來的，  
特：（伴着警察們狼惡地跑進）這裏誰是領頭的？

亞：我軍……曹先生。一……般的說，我……並不是頭……腦。可……是對於他……們

我……可算是……頭腦。

特：一個從監獄裏逃出來的危害國家的囚犯，他在你們這兒，趕快給我交出來。

亞：危……害國家的囚犯嗎？

特：對，對，並且是非常重要的。

亞：請……你原諒，軍……曹先生。危……害國家的囚犯沒……有，這……樣的野獸我

們從來沒有……有過。孟……加拉的老虎有，菲……洲的獅子有，尼……羅河

的鱷魚也有，可……是危……害國家的囚犯沒……有。

特：（對警察們。）搜查！

亞：請……吧，軍……曹先生。要……命令我打……開籠子嗎？那……就立刻就……來

開！（急忙地拿了鑰匙走向第一個籠子。）

動物震耳地大叫起來。

特：等一回兒，等一回兒！老實說，你那邊有誰蹲着？

亞：孟……加拉老虎，軍……曹先生。

特：嘿……孟加拉老虎那末它……不會吃我們嗎？

亞：把四個人一下子都吃下去，我……想這……倒不會的，軍……曹先生。三兩個人，那

……是最多了。

特：別說了！

亞：遵命，軍……曹先生。

特：就在鐵欄外面看一下子吧。

警察們害怕地沿了一排一排的籠子走着，偷偷地看裏面。動物號叫起來，擦着牙齒，從鐵欄裏伸出爪子來。

警察甲：（行禮。）沒有活人，軍曹先生。也許是已經吃掉了。

傳出軍號的聲音。聽得後台有喊口令聲。

特：（突然緊張起來，整一整腹部，敲響着鞋跟。）立正！向右看齊！部長閣下到。

兩個警察好像石像一樣的呆住了。依洛尼姆·克羅克斯同莫克洛拜特很快地走進動物園。

克羅克斯：（以下簡稱克）請隨便一點，諸位，請隨便一點！不容拘泥禮節，絕對不容拘

泥禮節！我到這兒來完全是爲了私事，呼吸一下空氣，同教授閒談談。一切禮節都免了吧。

特：（同了警察們一起走向舞台深處，照原來的姿勢站在那邊。）

克：那末，教授，對於那位發明藥粉的博士你怎樣說呢？

莫克洛拜特：（以下簡稱莫）啊？

克：關於那位博士的發明，你怎麼說呢？

莫：濕，潮濕，那不要緊。連露水也沒有一滴，我真是白白穿了這雙套鞋來了。

克：唉，我並不是說這個！我問你——他的那本小冊子你讀了沒有？

莫：啊？腋下套鞋幹嗎要拿在腋下呢，穿在腳上對我一點也不妨事呀！

克：真糟糕！這盤子簡直跟木頭一樣。

莫：對呀，很久，是很久了，我今年這兒連一次也沒有來過。

克：還是拿出你的聽筒來吧，教授！

莫：啊？

克：聽筒，拿出來，聽筒！

莫：聽到，聽到。你知道，我也很高興。到這兒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在屋子裏實在是太氣

悶了。

克：唉，這樣簡直全是跟他說些廢話。（把手伸到教授的袋裏，拿出聽筒把它放到他的

耳邊）好，你自己把它裝上吧。

莫：謝謝！可是幹嗎要這樣呢？不是我沒有了它就聽不清楚嗎？

克：不，你聽得很清楚。不過你用了它在我似乎覺得更美了。

莫：喔！……謝謝你那末，我剛才開始跟你談些什麼啊？

克：我們開始談到那位被捕的博士的藥粉。

莫：喔……驚人的發明，這簡直是驚人！……我讀過他的小冊子。我不知道，實際上是怎樣，可是在理論上是簡直了不得。可惜藥方是用密碼寫的，是用數目字寫的，一點也沒有法子辨別得出來。

克：叫他自己給我們辨別出來好了，我們強迫他。

莫：一粒麥子——可以長出四公斤的麵粉來。

克：儘說閒話！……這對我並沒有興趣。

莫：一隻羊可以長得跟駱駝一樣，這樣可以不再有受飢挨餓的人了，不再有赤身裸體的人了。

克：都是無聊話，你難道真以為，我會用這藥粉把麥子長得很大，或者去餵養羊嗎？

莫：那末做什麼呢？

克：我們現在就已經不得已的把麥子拋到海裏去。把牛奶倒在運河裏……不，我親愛

的教授，無論羊，無論牛，我都不打算用這藥粉去餵。我要用這藥粉去餵人！你明白嗎，

餵人！  
……

餵人！

克：莫：

人，忠於我們黨的人。鍛鍊得最强的法西斯蒂黨員。那時讓我們來看吧——看是誰

統治這個世界！  
（唱）

我領導法西斯蒂戰勝整個世界。

啊——這是驚人的簡單。

可是爲了這個，你要曉得，

要法西斯蒂黨員都有高大的身材：

高度幾乎要高過那工廠的烟囪，

結實得要比飛船更強壯，

兩隻眼睛要和這對球兒一樣，

每隻手指比刺刀更堅硬，

頭顱簡直要大過釀啤酒的鍋，

發出的聲音比野獸號叫更宏亮。

那時我把一切的敵人都毀滅乾淨，

在全世界我將是主宰和皇上。

莫：請你想想！誰第一個來冒險試驗這藥粉呢？你自己嗎？

克：當然不是的。

莫：也許是給你自己的孩子嗎？

克：對不住，教授。在實際上還沒有知道，它有什麼作用。也許，是毒藥呢。

莫：這樣說來，最好的辦法——還是從監牢裏去隨便抓一個囚犯來給他試驗一下吧。

克：謝謝吧！以後這囚犯要是長得和那工廠的煙囪一樣，這麻煩可對付不了！

莫：那末我倒明白了，這該怎麼辦才好呢！

克：非常簡單，祇要抓一個小孩來好了。



莫：小孩？

克：隨便什麼街上的野孩子都行。

莫：對，這是一個辦法。

克：不過要快些才好。

莫：那末到什麼地方去抓呢？

克：一碰到那一個，就那一個——就這一個吧。（指米克他正在穿過公園的鐵柵爬進來，在這不被注意的一剎那竄到亞歷山大·披拉格亞的小屋那邊去。）

克：小朋友，到這裏來！

米：什麼？

克：你要不要跟我一塊兒去做客？我家裏也有小孩，你可以跟他們一起玩去。我們還請

你吃好吃的中飯。

米：我不要！

克：我們今天第三道菜大概是冷飲。

米：我不要！

克：唔，不要執拗吧，我親愛的。我既然請了——那就不准違拗。

米：我不要！快放我！我不要！（把手掙脫開。）

克：軍曹！

特羅非力先生和兩個助手衝過來捉米克。米克絕望的叫喊着，沿了整個院子亂闖，最後經過池子。聽到

父親的聲音。

齊：米克，到這裏來，到我這邊來！到池子裏來，到鱸魚這邊來！

米：（衝進池子。）誰是你爸爸？

特：（恐怖地從池邊退回。）

齊：是我，你跟着他們去好了，不過在他們家裏要是給你什麼東西吃，你可不要吃啊。明

白了嗎？

米：明白了！

克：軍曹，你幹嗎站着不動？

特：部長先生，怎能跳進鱷魚的嘴裏去呢！

米：（從池子裏爬出。）好，我現在同意了。去吧！

克：這樣更好，小朋友。你那不聰明的行爲簡直連我嚇了一跳，我還以爲該把你去坐監

牢了。走吧，教授。（對警察們。）跟着我們來。

特：是，部長先生。向右轉！……開步走！一，二！

大家下。

齊：（從鱷魚皮裏爬出，對被捉米克的吵嘈聲所引出來的亞歷山大·披拉格亞說。）

好，老朋友，別了，能不能夠再會見，可不知道了！

亞：你到那裏去？去救米克嗎？

齊：不單是米克！

亞：除了他，那末還去救博士，是嗎？

齊：也不單是博士。

亞：那末還有誰呢？

齊：工人階級的事業！

## 第二幕

在白色銀幕的背景上斯特拉烏司又出現在照明的光線中。他坐在監牢的鐵柵裏。

斯：蘇聯兒童同志們，他們把我關在監牢裏了，可是這個可以使我們相互談話的傳播

機，我仍舊能夠保藏着。蘇聯兒童同志們，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法西斯蒂部長他要我把密碼給他解釋並且教會他製造這藥粉。這我能同意嗎？

羣衆：不要同意他！

斯：可是法西斯蒂部長說他要用我的藥粉，去改善勞動者的生活，他給他們去製造麵粉、牛奶、衣服、鞋子、難道這些他都是撒謊嗎？

羣衆：都是撒謊！

斯：那我就明白了。他究竟要把我的藥粉去做什麼呢？

羣衆： 他要去餵人——餵法西斯蒂黨員！

斯： 餵人嗎？這是發瘋的想頭。我是絕對不會答應他們！還是快些讓我死了吧！這可惡的東西！他決不能得到我的秘密（沿了監房來同走着）他沒有我突然也能辦到嗎？不用擔心！現在他那裏祇有一小匣！一共也只有五十公分。不過……五十公分也並不算少了。（向窗口）可恨的鐵窗……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燈光熄滅，幕啓。舞台上依洛尼姆·克羅克斯家裏的一個房間，一個很大的壁爐，富麗的陳設。克羅克斯的孩子——阿克沙洛特爾和鳳白麗絲，朵馬不信任的看著站在旁邊的米克。除了他們之外，房間裏還有家庭女教師司密斯·潑列姆亦爾。

司密斯·潑列姆亦爾：（以下簡稱司）孩子們！這個小孩是遵照你們親愛的爸爸的命令領來的。你們得跟他問過好。

阿克沙洛特爾：（以下簡稱阿）（不高興地敲響着鞋跟。）我叫阿克沙洛特爾。向金頭髮敬禮。

恩白麗絲朵馬！（以下簡稱恩）（坐着）我叫恩白麗絲朵馬。

司：那末你叫什麼呢？走近些，不要害怕！

米：我怕？我連想都沒有想過，我叫米克。

司：米克？好古怪的名字。

米：它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消滅資本主義』。

司：嘿！你說什麼……快住嘴！吉爾齊娜！吉爾齊娜！

女婢吉爾齊娜上。

女婢：有什麼吩咐，司蜜斯·潑列姆亦爾？

司：快些把小窗打開！

女婢：是！（開小窗。）

司：（用手帕從房間裏揮出那討厭的字眼。）難道在這屋子裏你可以說出這樣的字

眼來嗎？阿克沙洛特爾，恩白麗絲朵馬讓我來給你們用石炭酸擦擦耳朵（擦孩子

的耳朵以示消毒。來，現在來唱那隻訓誡的歌吧！

只有壞孩子才野蠻和執拗。

世界上沒有比父母親更好。

沒有比親愛的祖國更美麗。

保佑我們的祖國吧，上帝。

國內有許多壞人——共產黨人；

你要無情的激烈地去對付他們。

用天雷把他們從世界上剷盡，

使我們的朋友——萬世永存。

司：很好！小朋友，也許你也能唱一些給我們聽聽吧！

米：好，唱就唱！（唱。）

我在監獄的鐵窗，

門口站着哨兵，



可是我依舊是

愉快活潑靈敏！

齊格非爾特·賈的聲音（在後台）

我把牆壁推倒，

把鐵窗打開，

我離開那監牢，

飛向自由的懷抱。

不！

米：那邊是誰的回聲嗎？

阿：不是的！不過是那一個流氓在窗外走過罷了（對米克）爲什麼在你的腦子裏會想唱這樣無聊的東西？我們這裏既沒有鐵窗，又沒有哨兵。你真是一個奇怪的孩子。

司：克羅克斯和莫克洛拜特教授上，教授手裏拿了一只盤子，盤子裏裝着三件點心。

克：不要吵，大家注意好。現在我們要請親愛的小朋友們吃點心了。請到這邊來。好，這個是給——阿克沙格特爾的，這個是給——恩白麗絲朵馬的，這一個——最好吃的

——是給我們客人的不過……還得等一等吃。（低聲問莫克洛拜特教授。）你不  
會攪錯吧？教授？

莫：唔，稱過，稱過，十分之一格蘭姆，假如還不發生作用的話，可以再加一點。

米：唉，我並不是說這個！我是說點心有沒有攪錯？

莫：唔，謝什麼？這是小事！

米：真要命！我是問你，這兒藥粉，對不對？

莫：啊？

克：（做手勢。）

莫：啊？這裏，這裏，在這一個裏面！

克：（對孩子們。）好！現在可以開始了。看誰吃得最快！一二……

米：呀！

全體：怎麼啦？你怎麼啦？

米：（指窗口。）剛才有飛機飛過，上面還有畫着一顆紅星！

全體：不會的吧！在那兒！

除了米克，全體都奔向窗口。阿克沙洛特爾和恩白麗絲朵馬由於這個意外，把點心留在自己的椅子上。

莫：（向每一個人亂戳。）什麼？他說什麼？什麼？

米：（很快的搶着阿克沙洛特爾的點心，再把自己的放在他的椅子上。）喔，不是。現在明白了。原來是一隻鴿子飛過去。身上有着紅斑點。

克：啐！可以這樣嗎！

莫：（向全體亂戳。）什麼？他說什麼？什麼？

克：沒有什麼，我的天呀！

莫：什麼？他要逃回家去？這不可以的啊，我的小朋友，你是在這兒做客呀！

克：一切都安排好了，教授。孩子們！快一點吃吧！

米：哦，我第一個吃。（開始吃點心。全體都看着他的嘴。）

阿：噫，我的一個到那兒去了。

米：（滿嘴一嘴。）當你跳起的時候，你已經把它掉在地板上了。

阿：（惱羞得哭起來。）啊——啊——呀！（準備爬到桌子下面去。）

克：不要去。等一回兒傭人會來收拾的。

阿：這麼說，我不是沒有點心了嗎？

克：跟我到書房裏來。那邊桌子上還有五件留着，你愛吃那一個，就去挑那一個吧。

阿：謝謝你爸爸。（走向門去；在他的椅子後面被壓碎的點心染上了鮮明的漬印。）

克：阿克沙洛特爾！

阿：噯，爸爸？

克：你弄得這樣骯髒！你怎麼會坐到自己的點心上去！司密斯·潑列姆亦爾，好好的來

看管着他們！

司：唔，阿克沙洛特爾，應該當心一點，走吧，讓我來吩咐他們給你洗洗乾淨。（同了阿克

沙洛特爾下。

教授！

啊！

克：莫：克：把聽筒拿出來！（以眼示意）

莫：（把聽筒裝上耳朵）

克：（放低聲音對聽筒上說）我們倒沒有想一想，假如他很快的長大起來，他身上的衣服不是會漲破嗎？你明白嗎——這樣他不是要完全赤身露體了嗎？

莫：（點頭）對，對，這個我一開頭就預料到的。

克：這樣說來，應該趕快給他定做些什麼衣服呀。

莫：早已定做了。女裁縫早在那邊做了。讓我去瞧瞧看，也許已經做好了。（下）

克：噲，小孩，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米：想睡覺，在你這兒真氣悶！

克：不要拘束，假如你要睡——那末就躺下。就在這沙發上也可以。

莫克洛拜特上，手裏拿了一套大尺寸的童裝。

莫：衣服已經做好了，我想不要再比這更大了。假如稍稍大着一些的話——那倒不要緊。

克：知道不，教授，他要打瞌睡！

莫：牙根痛真奇怪！

克：唉，不是的！他在打盹。

莫：啊，還在打哼？

克：得了，走吧。我到書房裏去給你解釋吧。小孩子，你躺下吧，假如你突然覺得不好過的話，你可以揷這電鈴。（同莫克洛拜特教授下。）

恩：你怎麼會不好過的？你點心吃得太多了，是不是？

米：是的，我吃了七十五個。

恩：什麼時候？

米：當你們在打呵欠的時候，我「擦拍」一下——就下嘴了。

恩：胡說！

米：你不信嗎！讓我來給你瞧！……

齊格菲爾特·貢的聲音：米克，你到壁爐這邊來。

恩：這是誰說的『米克，你到壁爐這邊來。』

米：（走向壁爐。）是我說的！

恩：你對誰說？

米：我自己對自己。

恩：幹嗎你自己對自己說話？

米：那末我去對誰說對你嗎？

齊格菲爾特·貢的聲音：米克，把女孩子指使出去。

恩：這是誰說的『把女孩子指使出去』難道又是你嗎？

米：又是我……

恩：對你自己！

米：唔！

恩：你預備怎樣指使我出去呢？

米：非常簡單，抓了你的辮子把你摔出去。

恩：那末還是讓我自己出去的好。

米：當然這樣比較好。

恩：（出門口。）你明白嗎，你是一個非常野蠻的孩子！我們去告訴看院子的，叫他用鋤

頭來打你！（下。）

米：（把她關在門外。）好好，滾你的吧！（跑向壁爐。）爸爸，你在那兒？

齊：（從壁爐裏爬出。）我在這兒！趕快給我衣服！



米：什麼衣服？

齊：就是那位教授拿來的。喏，就是它！（很快的把教授拿來的童裝穿上。）很合適！

米：你怎樣到這兒來的？

齊：從屋頂上來的！經過烟囪明白了嗎？現在你爬到我的位子上去，不要爬得十分高，祇要脚看不出就好！那邊有凸出的部份可以抓住。你暫時去坐一回兒，讓我到那邊去想一想看。

米：好！我烟囪還從來沒有待過！（潛入壁爐。）再會吧，爸爸！

齊：（很快的開門，開始絕望地揪着所有的電鈴。）救救到我這兒來，……趕快！

依洛尼姆·克羅斯，莫克洛拜特教授，司密斯·滾列姆亦爾，阿克沙洛特爾，恩白麗絲朵馬跑上。

全體：什麼事發生什麼事情了？（看到齊格菲爾特·貢）呀！……

齊：我怕爲什麼我周圍的一切都變得這樣小了！啊——啊——啊——你們也都變小

了！啊——啊——啊！……

克：教授，你看見沒有教授，你看見了沒有？他已經長大了！他已經非常的長大了！

莫：這簡直驚人！

齊：誰長大了？誰也沒有長大啊！不過你們都變小了！

司：克羅克斯先生？我一點也不明白……這個人……

克：這個人嗎？親愛的司密斯·潑列姆亦爾，就是那個我們請他吃點心的小孩。

司：可是……怎麼會……

克：這是驚奇的科學呀！（分開兩手。）

莫：（走向齊格菲爾特·貢）對不住，對不住，親愛的！（細看他，摸他的全身。）好……

你們想想看！脈搏也很正常唔，舌頭給我瞧瞧看！（齊格菲爾特·貢伸長舌頭。）舌

頭也很正常。（用力在他的心口壓着。）

齊：喔唷……

莫：痛嗎？

齊： 喔唷！當然痛！

莫： 唔，這樣說來，在腰部中間的發育過程還沒有完成。

克： 什麼？他還在繼續……生長嗎？

莫： 六米達不，或者六米達還不到。雖說，明白嗎，什麼事情都是可能的。簡直弄得我頭都暈了。

恩： 我知道的，他是怎麼一回事。

阿： 怎麼呢？

恩： 他吞了七十五件點心，所以膨脹起來了。

司： 唔，恩白麗絲朵馬，幹嗎你說出這樣的字眼來：吞了！應該說：吃了。同時不是七十五件，而是一件。

恩： 真不止一件哩！吃了一件是不會這樣的膨脹的。

莫： 克羅克斯先生，纖維這樣突然長大，我想機體一定需要大量的食物。

克：唔？

莫：一定的。而且生長過程還沒有完成，就我主觀看來，會的，這就是說，在風暴似的暴發

階段是不覺得的，可是過後，在一般說來，生理上必然會要求補養的。

克：看吧，我們看吧！小朋友，告訴我，你餓不啊？也許要吃吧？請不要客氣！

齊：要——的！

莫：什麼？他說什麼？

克：（肯定的點頭。）是的，他要的。

莫：你看！顯然的，生長過程快要完了！

克：司密斯·潑列姆亦爾，請你吩咐給孩子們預備中飯吧。

司：是，部長先生。

克：教授，你看怎樣，這個試驗會不會對於他的智力有什麼反應？

莫：什麼幾里？

克：不是，智力！智慧的能力！

莫：我還不明白！

克：啫……（用記號解釋。）

莫：喔……這……這！唔……（沉思）誰知道呢？這倒很難說。這需要專門的研究。

克：請你戴上聽筒。假如我們來試試，考試他一下看，或者妥當些不是我們，而是讓孩子們去考他。他們一定比較熟悉同年齡人的智慧水平。假如他是十分愚蠢，或者簡直是白痴的話，他們當然一到眼就有數了，是嗎？

莫：這意見在原則上是對的。

克：你得明白啊，這是多麼重要！假如這藥粉對於智力沒有影響的話，我們不是可以把它去餵整個民族嗎？把劣等份子——猶太人，黑人，共產黨都從國土內排斥掉，這樣其餘的公民將是加倍的高了。那時誰統治世界？那一個民族？當然是我們的民族！

莫：了不得！唔！可是這樣就需要預備大量的藥粉。我們那有藥方呢？假如斯特拉司博士

不同意揭開他的祕密的話……

克： 他會同意的。否則的話，明天就把他跟布爾希維克間諜一樣的處死刑。

特羅非爾先生上。

特： 報告部長：奉您的命令要從監獄裏解出來的囚犯斯特拉烏司已經平安到此。

克： 唔，謝謝！請吩咐帶他到我書房裏去。

特： 是……（下）

克： 好極了！這樣我……阿克沙洛特爾，恩白麗絲，朵馬，什麼，你們好像怕這小孩似的？他不過看樣子這樣大吧了。可是在事實上——也是極平常的一個小孩呀。懂得嗎？

阿： 懂得……

克： 那末你們懂的是什麼？

阿： 他祇不過看樣子是這樣大。事實上他還是很小的孩子。

恩： 還是很小？這才不對呢……

齊：你不信嗎！讓我來給你瞧……

克：什麼，有什麼不對？難道爸爸會說得不對嗎？

阿：不，不會的。

恩：不會的。那末，假如他真的是小孩子，爲什麼他却是這樣大呢？

克：唔，孩子，這是很難給你們解釋的。你們還是這樣吧。你們去試試他看。哦，關於算術啊，

關於地理啊。這個對於他同時對於我們都會感到興趣的。讓博士來聽着你們。博士，

你聽到了沒有？我現在要對囚犯問話去，你就在這裏……請你……（下）

莫：好孩子，你們給他考考看。真的，你們乘法表懂不懂得？

阿：有什麼不懂呢，博士先生，懂得的。

恩：懂得的。

莫：這倒很有趣——那末這個小孩懂不懂得呢？你們就從這方面問問他看。

阿：小孩子！

齊： 噯你要什麼？

阿： 三乘三是多少？

齊： 三乘三嗎？……（用手指算。）三乘三是八。

阿： （低聲的。）恩白麗絲朶馬。

恩： 啊？

阿： 他說三乘三是八，依你看，對不對？

恩： 依我看，對的。

阿： 依我看，對的。（高聲。）對的，博士先生。他懂得的。

莫： 他懂得的嗎？唔，我也聽到——他懂得的。唔，那末關於地理呢？

阿： 小孩子，告訴我們，白海在那裏？

齊： 白的嗎？

阿： 是的。



齊：海嗎？

阿：對的。

齊：在黑的旁邊。

阿：恩白麗絲朶馬，依你看，對不對？

恩：對的。

阿：對的，博士先生。他連地理也懂得的。

莫：唔，唔，我聽到真是出色！

阿：雖說並沒有我們那樣強。懂得的比較差一些，可是總算不壞。

恩：唔，總算不壞。

司密斯·滾列姆亦爾上，女婢跟在她的後面，很快的鋪排着特殊的兒童用的飯桌，在桌子前面，放着三

張小巧的兒童用的椅子。

司：孩子，快來吃中飯。大家坐好，不過不准吵架。等一等，孩子，讓我來跟你們帶上一塊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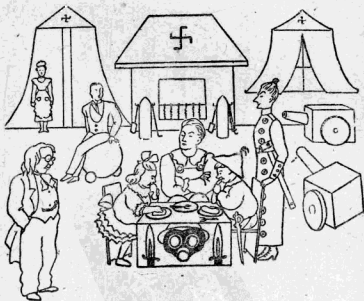
嘴布。(給齊格菲爾特·貢帶上，同樣給其餘的孩子帶上。)好，現在可以吃了。

依洛尼姆·克羅克斯上，在他的後面

是兩個被警察押解着的斯特拉烏斯博士。

克：

我並沒有透露過，關於我們的計劃，是誰報道你的。可是反正一樣，這樣還不是更好！是的，我們是準備把這藥粉去餵人。你應該來祝賀祝賀我們。第一次的試驗已經光輝地成功了。請你賞光一下這個小孩吧！



斯：（看出是齊格菲爾特·貢）同志……

齊：（對他示意，不要響）

克：噢！奇怪！教授，你聽，他簡直嚇得叫我同志起來了。好吧，親愛的朋友，再給你一晝夜的考慮吧。無論如何我們所存的藥粉足夠一百個人使用。我已經挑選好一百個最忠實的法西斯黨員，我們明天準備在隆重的儀式下喝下這藥粉變成巨人。假如你能回心轉意告訴我們祕密的話，那末我們就進行大規模的生產，過一月我們便使整個民族都變成巨人了。假如你拒絕的話，那末明天就把你跟布爾希維克間諜一樣的處死刑，反正我們的教授們終於能夠揭開你的祕密的記錄的，請你自己去挑選吧！

斯：我沒有什麼可以挑選。我在這藥粉上工作是希望有益於工人階級。可是你却是在把它去做壓迫民族的工具。

克：不是壓迫，是統治。我們的民族——是最偉大的民族，當然她應該去統治整個世界。

斯：我們相互不能了解。你是爲民族而奮鬥，我是爲國際而鬥爭。

克：總之我勸你仔細的想一想，這選擇是很嚴重的。或是權勢、財富、名譽、或是——死亡。

斯：我頂好是死亡。

克：好，軍曹！

特：有，部長閣下！

克：把他帶回監牢裏去，過了一晝夜要是他再不同心轉意的話，處死刑。

特：遵命，部長閣下！（同博士和押解的人下。）

克：嘿，我被他的執拗簡直弄得有點兒寒顫起來了。

司：這兒實在有點兒陰涼，要不要吩咐生壁爐吧？

克：好的，費你心！

齊：什麼壁爐？什麼壁爐？

司：你不懂得，什麼叫做壁爐嗎？來看這個。你瞧，這個爐子就叫做——壁爐。明白了嗎？

部長閣下，現在我去關照去。真是外面六月天氣，家裏却這樣陰涼。（下）

莫：部長閣下，你知道不，我觀察過他的胃口。說來真奇怪！他喝了三大盤湯，吃了一隻整雞。在他這種年齡！……那末過了十五年——二十年當要成人的時候他需要多少呢？這真是使人難於理解了！

克：（茫然）我真愉快極了！明白嗎，教授，你去把那小冊子跟藥粉拿到這兒來。讓我來把它們鎖在保險箱裏面，同時派哨兵看着。設法不要被人偷去。照剛才博士的口供看來，他顯然跟共產黨有關係。

莫：好，我立刻拿去。（下）

同一時司密斯·潑列姆亦爾和女婢抱了一捆木柴出場。

司：趕快生起來，部長先生冷哩。

女婢準備把木柴放進壁爐。

齊：停止！

小孩子，你幹嗎？

那裏……那裏……我聽到有些聲響。那邊，好像有人在打掃煙囪！……

打掃煙囪嗎呀！什麼？

從壁爐裏現出兩只腳來。跟着腳——是身體，到最後是不能辨別的，塗抹了煙灰的米克的面孔，同時莫

克洛拜特教授手裏拿了小冊子和藥粉上。

是誰，我問你？

請寬恕，老爺。我同我父親在打掃煙囪。他用繩子把我放進煙囪裏面。那抓住的繩子斷了。我粗心的掉下了。你瞧，整個肩膊都是血了。

那末你父親在那兒？

父親嗎？他在那邊，在屋頂上。

這成什麼樣子！（叫女婢。）吉爾齊娜，抓住這掃煙囪的，把他立刻帶出門去。教授閣下，我請你打一個電話到警察總局去，給我在那邊，上面，煙囪跟前，站一個哨兵。

克：米：克： 米：克：

司：齊：司：

莫：我立刻就去。（下）

克：怎麼？他還在這兒！

齊：（利用大家的注意正專注在米克的時候，趕快從桌子上拿下小冊子和藥粉。）叫他不要停留，讓我來搥他的脖子。

司：小孩，不能，小孩！

齊：拿好，不要掉了！（做出要打的樣子，用另一隻手把小冊子和藥粉偷偷地塞給米克。）

司：呀！他在打他了！

克：放他！

齊：來，你敢跑過來！（很得意的走到旁邊去。）

米：（安藏藥粉和小冊子在懷裏，很快的，在女婢伴送之下。）

莫克洛拜特上，在他的手裏又是一隻一模一樣的匣子。



莫：請你原諒，部長閣下，我剛才給你的並不是那只匣子。

克：什麼匣子？

莫：在我的櫃上擺着一只放蘇打的同樣模樣的匣子，就是我剛才拿給你的。

克：得了，你剛才什麼也沒有拿給我呀！

莫：怎麼沒有給你呢？我給你一本小冊子和一隻匣子。就是放在這兒桌子上的，不過因

爲一時疏忽的關係，拿來的不是那只匣子，實在要拿給你的原來是——這一只。

克：我敢向你擔保說——我什麼也沒有看到，你瞧，桌子上不是什麼也沒有。

莫：噢，我明明是放在這兒的呀。

克：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小冊子也是放在一塊的嗎？

莫：是的，小冊子也是放在一塊的。

克：趕快搜查整個房間，把整個屋子都搜查！全體個個搜查。軍曹！

特：（上）有，部長閣下。



克：每一道門口都站雙崗！誰也不准放出屋子去！普遍的搜查！

特：遵命，部長閣下（下）。

克：教授，你真是一位不中用的寶貝！把這樣的東西都弄丟了！

莫：不過我好像是……

克：站住！我知道的，是誰偷的。是掃烟囪的人偷的。這是布爾希維克的間諜。立刻去追着他。抓住他！把小冊子搶下來！把他收押起來。

齊：啊！又全都完了！

## 第三幕

在白色銀幕的背景上，在黑色的鐵窗中斯特拉烏司博士又出現在觀眾面前。

斯：  
蘇聯兒童同志們！我要跟你們作最後一次的談話。同時也是跟你們作最後一次的道別。因為今天晚上我要去受殘酷的死刑了。這個你們是無法給我幫助的。雖說在我們中間相隔二千基羅米達。可是你們可以使我在我最後幾分鐘高興一下。親愛的朋友們，我請求你們替我隨便唱一隻什麼蘇聯的歌曲吧！雄壯的愉快的歌曲。你這樣為我做並不難吧？對不

羣衆：對的，不難。

斯：那末好！請吧，請你們唱吧！

羣衆（唱任何一隻歌曲，根據自己的選擇。）

斯：（歌唱完之後。）親愛的同志們，謝謝你們。我衷心地感謝着你們。以後——永別了！

我們相互間再也沒有機會可以相見相聞了。在被處死刑之前，我準備把這架傳播機毀掉，免得它落在法西斯蒂的手裏。別了！

羣衆：別了！

燈光熄滅，幕啓。在舞臺上仍是第一幕的舞臺面。黃昏。有電燈光。音樂聲。部長先生親自監察着祝會的最後準備。同時在場的人還有莫克洛拜特教授，司密斯·滾列姆亦爾，阿克沙洛特爾，恩白麗絲朵馬和穿着軍服的齊格非爾特·賈特羅非爾在直接指揮工作。執行者是兩個警察。

克：軍曹！

特：有，部長閣下！

克：這個放藥粉的匣子，我交給你負責。明白嗎！

特：交給我負責。完全明白，部長閣下。

克：派駐哨兵在它跟前，命令他一眼也不能夠放鬆。

特： 一眼也不能夠放鬆，遵命，部長閣下。（執行命令）

克： 朋友們，偉大的日子來到了。這樣，再過幾分鐘我們都要變成巨人了。

全體： 萬歲！

莫： 當然已經是時候了。我也這麼說。

克： 軍曹，把囚犯斯特拉烏司，博士帶到這兒來，讓他在未死之前來賞光賞光他自己的

不朽的發明！

特： 混賬的東西。遵命，部長閣下！（下）

亞： （把酒桶滾上，並唱歌。）

這個酒桶，啊，這個酒桶呀，

一個子是推不了的呀！

全體法西斯蒂黨員：

再來一下，再來一下，

再來許多，許多一下！

亞：

酒在桶裏，啊，酒在桶裏呀，

酒的分量重得太奇怪！

全體法西斯蒂黨員：

再快活的來一下吧，

要做事，不該憐惜肩膊！

亞：

那個，推着的人啊，那個推着的人，

連一口都吃不着。

全體法西斯蒂黨員：

再來一下，再來一下，

你替我們來出力呀！

在哨兵保衛之下，安置酒桶在高處，靠近放有藥粉的匣子。

齊：（輕輕的跪向亞歷山大·披拉格亞）嘖……嘿……嘿，老朋友！

亞：你說吧，我聽着！

齊：我的兒子在那兒？

亞：在鐵欄裏。

齊：被捕了嗎？

亞：不是他自己請求的。

齊：你說什麼？

亞：不要害怕，喏，是在這個鐵欄裏。是在我們這兒。我跟他縫在猴皮裏了。

齊：好能幹，老朋友，謝謝你！

克：整整再過十分鐘，我就要命令擡進……

聲：怎麼擡進？爲誰擡進？爲了什麼？

克：把這藥粉攪進酒桶，當它分化之後，我們每人來滿飲一杯！

莫：請問部長閣下，什麼一對？

全體：萬歲！

齊：（靠近猴籠，私語）米克你好！

米：爸爸，這是怎麼一回事呀？他們在準備喝什麼藥粉？藥粉他們不是已經沒有了嗎？我已經把它搶來了啊。

齊：唉，我可憐的，你搶到的並不是那只匣子。我正要問，那只匣子在你身邊嗎？

米：在這兒。藏在草堆裏。

齊：把裏面的粉倒出來，這不過是普通的蘇打，把這個灌到匣子裏去代替它。（不被人覺察的遞過包子。）

米：這是什麼呀？

齊：等一會兒你自會知道。現在無論如何要去掉換那只匣子，灌好了沒有？來給我！

米：爸爸，你允許我，讓我去幹。

齊：什麼？

米：讓我去換那匣子。

齊：不能，孩子！

米：反正我是猴子，這個我做起來比較容易些！

齊：你拿生命去冒險！

米：那末你是把事業的成敗做冒險，哨兵決不會給你走近的！

齊：好吧……就你去吧……不知道會不……

特羅非爾伴同斯特拉烏司出場。

特：報告部長閣下，奉你的命令把囚犯斯特拉烏司從監獄裏解來了。

克：好，把他帶到這兒來。

阿：爸爸，你瞧，那邊籠子裏有隻猴子！它多麼好玩！你快去買給我！



恩：不，你給我！

阿：不，給我！

恩：不，給我！

阿：不……

司：阿克沙洛特爾，恩白麗絲朶馬，不要爭吵……

阿：你要什麼猴子！你自己就是猴子。

恩：我不是猴子！你才是猴子。

阿：不，你是！

恩：不，你是！

阿：不……

克：夠了！住嘴吧！……請不要罵人！

阿：我請你，把猴子買給我。

恩：不，買給我！

阿：不，給我！

恩：不，給我！

克：好！我買給你們。可是現在你們先得離開這兒！我有……事情。這樣說來，博士閣下——

阿：哼！什麼？猴子是我的！

恩：不，我的！

阿：不，我的！

恩：不，我的！

阿：不，——

司：孩子，假如你們再不停止爭吵的話，我要來嚴厲的處罰你們了！

克：怎樣了，博士閣下，你最後的一句話怎樣？也許，你已經回心轉意了吧？

斯：休想，我沒有什麼叫回心轉意。

莫：什麼？他說什麼？

克：你最後還是決意拒絕公開你的祕密嗎？

斯：當然是拒絕。

莫：怎麼？他說什麼？我聽不見！

克：請你別再多響，教授。（對斯特拉烏司。）這樣說來，請你現在先來賞光一下我們藥

粉的效果，而後再去受嚴厲的死刑。

斯：死，我並不怕。

克：瞧吧！

鐘慢慢地敲響。

克：已經到時候了！各位請準備吧！

齊：（乘這時間正趕得及到亞歷山大·披拉格亞跟前，在他那裏拿了鑰匙，偷偷的開

啓鐵籠。）噲，米克快些，遲了，要趕不及了。

米：我就去。

齊：你把他們那裏的匣子搶來，把這一只放在那裏。

米：明白。

克：用我們偉大民族的名義，責成你們把藥粉撒進桶裏。

莫：啊？

克：把藥粉撒進桶裏！把藥粉撒進桶裏！

莫：洞裏啊！

阿：呀！猴子從籠子裏跳出來了！我的猴子！

恩：我的猴子！

聲音：抓住牠！抓住牠！

米克穿在猴皮裏，跳近失驚的哨兵，在他貼近的身邊搶得藥粉匣子，跑開。

聲音：藥粉被搶去了！……

對準牠開槍！

對準牠的腦袋！

快些！

哨兵：（很快的把鎗托提上肩頭，準備射擊米克。）

阿：呀，他幹嗎敢開槍！這是我的猴子！（跑到哨兵跟前吊住他的右手。）

恩：這是我的猴子（吊住左手）

齊：（圍抱哨兵。）這是我們的猴子！

聲音：對你說開槍開槍，要不然牠要爬到樹上去了。

哨兵：（在齊格菲爾特·貢的手裏粗笨地掙扎。）

克：不准開槍！

莫：啊什麼？

克：假如你把牠打傷了，牠會把藥粉都潑了。所以應該換一種方式，好好的去明白了嗎？

聲音：自然應該好好的！我本來說的難道可以開槍嗎？

克：你啊！你怎麼啦！小猴子！到我這兒來！吱……吱……吱……

聲音：用糖去騙牠。

拿糖菓來！

嗷——嗷——嗷……特潑羅西——特潑羅西——特潑羅西……

到這兒來，笨東西……

齊：讓我立刻去抓住它。（跑向米克。）小猴子，小猴子！別怕我，我來給你吃餅乾（抱米

克。）抓到了！

克：把匣子拿下來！藥粉匣子！小心一點兒……

齊：（對米克私語。）把我給你的給我！

米：這個就是！

齊：把那一個藏起來！

米：那一個我藏在懷裏了。

齊：好。（高聲）一下子——就好了！拿下了！完完整整！

克：真能幹，小孩子！

齊：我願永遠爲你效忠，部長先生！

克：那更好了，請你拿來，讓我親手來撒進桶裏去。到這兒來給我！就這樣！（把藥粉撒進桶裏。）現在先把它拌和。諸位，趕快預備杯子！

莫：啊什麼？

克：現在可以把那小野獸放了。我們不再怕牠了。

莫：派到誰派到？

克：教授！你不要在脚跟前纏吧！

阿：我不放！這是我的猴子！

恩：不是我的！

阿：不……

米：（從兩邊推開他們，使他們跌倒，自己跑向籠子去。）

司：孩子，好好的！大人怎樣做，你們也怎樣做！

克：（唱。）

各位站好，

暫時等着，

大家應該依照我的命令喝下。

我們舉起杯來——

我們便變成巨人！

全體法西斯蒂黨員：

我們舉起杯來——

我們便變成巨人！



除了齊格非爾特·實和亞特拉烏司之外，大家喝完一杯和着藥粉的酒，過後大家都昏睡了。

齊：

（對動物們）同志們，現在我們可以自由支配幾分鐘了。（對亞歷山大·披拉格

亞。）快些，開籠子去！

立刻，實同志，我立刻就去！

爸爸，他們幹嗎？爲什麼他們都睡了？

因爲他們喝下的並不是他們所想喝的。你不是自己去換那匣子的嗎？

那末那匣子裏究竟是放的什麼呢？

催眠藥。

好極了！

請問，那末我的藥粉在那兒呢？

喏，這就是，博士，藏在我懷裏！（拿出匣子。）喏，還有小冊子！

亞：（轉向失業者偽裝的動物。）快些跑出來，孩子們！你們坐在這籠子裏已經夠了！也

該舒服舒服了！

齊：同志們，把你們身上的獸皮脫下來去穿在這班睡着的人們身上。這種混和掉換可以給我們逃走。

動物們急急地從自己身上脫下獸皮，把它穿在睡着的人們身上。阿克沙洛特爾和恩白麗絲朵馬穿到的是猴子的服裝。

齊：現在，他們沒有醒來的時候，我們應該趕快走掉。亞歷山大·披拉格亞，快來帶領我們！

亞：就走這兒吧！這兒有個洞，不過要輕聲些。不要使他們醒來！

慢慢地用脚尖走過觀場。同時唱着歌曲。開始是低音，過後慢慢地高起來。在走廊的入口處，用全聲唱。

全體：（唱）

我們去了，可是我們還要回來。

我們去了，可是永遠不會把你們忘掉。

我們最後的警告！

到了時候再奉告！

朝霞散放着，

我們集中力量。

法西斯蒂，我們將跟你總算帳！

用齊整的隊伍，

配上全副武裝

我們來作最後的決戰！

下。小小的啞場。睡着的人們開始轉側。他們大家都已經變了野獸。

克：  
（醒來，看到自己的手已是狼爪。驚嚇。）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這

是怎麼一回事呀！

司：（環視周圍的同伴）呀野獸……

莫：（搖着已經纏了虎爪的手）走開，走開！不要來吃掉我！我是好人啊！

阿：（捉住恩白麗絲朵馬）就是它！這是我的猴子！

恩：（捉住阿克沙洛特爾）這是我的猴子！

阿：我不是猴子！你才是猴子！

恩：不，你！

阿：不，你！

克：我的天呀！

司：牠們說起話來了！

莫：請你們不要來碰我！我是好人啊！

克：糟了，諸位！你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

全體：怎麼一回事呀？

克：藥粉起了可怕的作用，它把我們都變成野獸了！

全體：什麼？我們都變成野獸了？

克：你們自己去瞧吧：

亦希特娜太太上，手裏拿着一根鞭子。

亦：這算什麼？誰開你們出來的？趕快跑到籠子裏去！

司：她敢？

亦：（拿起鞭子。）啊？

克：我不願意到籠子裏去！我是部長——總理！

亦：（用鞭子打他。）好，你是部長，好，你是總理。不要假裝呆子！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克：（夾着尾巴，走進籠子。）

亦：噲？

莫：請你不要打我，我是好人啊！

亦：（用鞭子向每人驅逐。）進籠子，進籠子，進籠子！

大家垂頭喪氣地在籠子裏走着。

亦：（關閉籠子。）好了！現在什麼都合乎秩序了！（唱。）

我們的動物園——世界上算是最最好。

我們的動物園——年年都在擴大。

裏面有老虎，獾，美國豹，

什麼野獸都有——而且都有密密的牙和爪！

我的動物園——嘿，它是多麼神奇！

我的動物園——它是非常有趣！

裏面有狼，豹，有山犬。

每一隻都會喝過無數血。

我的動物園——世界上算是最最好，

大人和小孩都知道。

找不到再比這裏的野獸更殘暴——

各位要看請趁早！

附 註

- 原文是「玩賞夕陽」，「夕陽」的第一音節和「罷工」的第一音節都是“Za……”
- 原文是「鞭打」，第一音節也是“Za……”
- 原文是「外國人」，第一個字母和「點」同是“E”
- 原文是「白癡」，第一個字母也是“E”
- 原文是「針」，第一個字母也是“E”
- 原文是「駝鳥」，讀音和「斯特拉烏司」相仿，不過直譯起來却毫無意義，所以譯者把它改了。
- 「米克」一字，是「我們要消滅資本主義」三字的第一個字母所組成的。
- 原文並無意義，不過讀音和「不朽的發明」相仿。本句是譯者添上的。
- 原字「老」
- 原文是「女兒」，讀音和「桶」相仿。
- 呼猴聲。
- 原文是「鱗山雞」，讀音和「野獸」相仿。